

儿童文学的春天

樊发稼 著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的春天

樊发稼著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周口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08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302·54 定价 1.25 元

目 录

要约而写真

- 读《神奇的窗子》 (1)
一朵色淡香浓的小诗花
——读田地的《溶溶搭积木》 (6)
欣欣向荣的小百花园
——一九八〇年儿童文学创作概谈 (8)
简谈《春娃》的拟人化手法 (20)
儿童文学正在走向繁荣 (22)
金波儿童诗的艺术特色 (30)
一簇瑰美的童话之花
——简评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1981年
 童话征文作品 (42)
读儿童哲理诗集《五色草》 (46)
科学文艺创作的新成绩 (49)
《中国文学作品年编·儿童文学选(1981)》前言
..... (57)
喜读短篇儿童小说《新星女队一号》 (77)
孩子们需要讽刺诗
——序聪聪儿童讽刺诗集《奇妙的电视机》 (83)

关于儿童诗的一封信	(86)
进一步提高儿童诗创作的质量	(93)
葛翠林和她的《纯洁的心》	(103)
情真意切 寄寓高远	
——谈冰心和她的《小桔灯》	(105)
童话诗里的可感形象和儿童情趣	
——兼谈圣野童话诗集《春娃娃》	(113)
开自儿童心灵深处的诗葩	
——评儿童诗集《彩色的童年》	(120)
爱与美的诗篇	
——纪念冰心《寄小读者》发表六十周年	(125)
读两本《儿童文学概论》	(128)
儿童诗在探索中前进	(133)
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儿童文学	(146)
李少白和他的儿童诗集《捎给爱美的孩子》	(182)
略谈中长篇儿童文学作品	(189)
努力塑造新时期少年儿童形象	(193)
爱寓言吧	(197)
复张继楼同志	(199)
附录 张继楼同志的来信	
儿童诗小议	(203)
关于低幼文学的几个问题	(208)
唱出新一代少年儿童的心声	
——简析儿童歌词《妈妈爱我，爸爸爱我》	(229)

附录 《妈妈爱我，爸爸爱我》	
也谈《祭蛇》.....	(232)
附录一 《祭蛇》	
附录二 《〈弓〉与〈祭蛇〉的启示》	
美丽的童心之花	
——序王宜振儿歌集《摇篮里的歌》.....	(250)
叶圣陶和他的童话代表作《稻草人》.....	(257)
答丁友松同志	(266)
附录 丁友松同志的来信	
关于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的随想	
——致《儿童文学》杂志社谷斯涌同志的一封信	
.....	(270)
附录 谷斯涌同志的复信	
读《中国儿童》诗歌作品札记.....	(278)
一册美丽的书	
——序吴珹儿童散文诗集《美丽的童心》.....	(287)
金近和他的童话新作.....	(290)
《小溪流的歌》之我见	
——致严文井同志.....	(297)
一本小朋友们自己写的诗	
——小学生获奖诗歌选《春天的笑声》序.....	(300)
编后小记.....	(305)

要约而写真

——读《神奇的窗子》

诗人圣野同志，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号《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新作，题名《神奇的窗子》。这是一首构思新巧的童话诗，朴素的诗句，烘托出浓郁的抒情色彩，散发着白兰花似的令人陶醉的馨香。因此，不仅孩子们爱读，它也受到成人读者的欢迎。

作者叙述了一个孩子（诗中的“我”），白天画了一扇“很大的大窗子”，窗子一开，“歌声”、“阳光”、“凉风”、“花和树木的香气”“都进来了”；晚上，“凭着这扇神奇的窗子”和遥远的星星对话，并做了一个奇异的“美丽的梦”……通过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情节，描画了一个孩子的十分惹人喜爱的形象：他不仅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对于祖国四个现代化的灿烂明天，更是充满向往。

诗，应该通过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创造出一种令人神往的意境，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在享受中陶冶性情，得到教育。这首诗，写了一扇神奇的窗子，它之所以神奇，就在于

一打开它，原先闭塞的、不很明亮的屋子里，立刻充满阳光，充满歌声。随着使人清醒而振奋的凉风，花和树木的香气，也涌了进来。啊，窗外原来春色如许！这真要让人舒展双臂，走到外边的阳光下大喊大叫，迎接那美好的春天！不仅如此，诗中还写道：凭着这扇打开了的窗子，还可以让我们接触更为广阔的世界，甚至深邃的太空。诗中的“我”不正在同遥远的星星作亲切的对话么！这首诗，就是以其如此独特的艺术构思，一方面把孩子们想象中的祖国明天的景象描绘得如此神奇、如此闪耀、如此美丽；而另一方面，则突出表现了作者对我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的欢悦、向往和深思。

显然，诗人通过这样一首短作，表现的是一个重大主题。有人担心表现这样主题的作品，不易创新，容易“撞车”。其实，能否创新，关键在于：作者是否别具慧眼，对生活、对儿童世界进行独特的观察、感受和剖析，提炼出美的、闪光的东西，并以其不同于众的艺术手段来加以表现和抒写。古今中外的大笔高手，即使他写的是很多人表现过的主题，也能独辟蹊径从中开发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可贵的矿藏。这是早已为无数艺术实践所证明了的。而十分可贵的是，圣野同志《神奇的窗子》表现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主题，在创新上作了令人欣喜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全诗并无一个政治术语和标语口号，也毫无政治说教（这正是“四害”横行时期在儿童文学中极为盛行，而至今仍未完全绝迹的现象），而是情意真切，清新明丽，一扫“四人帮”的帮风、帮气、帮味。

大凡一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总是能抓住正确反

映儿童素质的心理特点，用孩子们特有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这样，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和意境，就具有浓郁的儿童情趣，能够引起小读者心灵上的共鸣，容易为他们理解和接受。《神奇的窗子》正是这样一篇佳作。

全诗总共五节。第一节是写实——白天画了一扇很大的大窗子。接着两节，开始了孩子的绮丽的幻想：这画着的窗子，可以开启，而一打开，耳边响彻歌声，眼前顿时明亮，连那习习的凉风，也充满了香气，人们立刻进入了一个美好的童话般的世界；到了夜晚，夜幕上缀着无数颗星星，一闪一闪的，象是眨着调皮的眼睛。那每一眨眼，又似乎伴着清脆的琴声，而“我”，就凭着这扇窗子，和星星进行有趣而奇妙的谈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是，最后两节，“我”又进入了美丽的梦乡。

这情节，这构思，这情趣，这意境，无一不是从孩子而来，无一不是为孩子所特有。成人作者写儿童文学作品，最易陷入的困境，就是用成人的目光，成人的情趣，去描画周围的事物，或者就如老莱子穿花衣一般，故作天真之态。这样的作品，小读者和成人读者看了难免皱眉。圣野同志的这篇诗作，为我们在“怎样写”的问题上，作了一个范例。

正如作者在《诗的散步》中所说：“在感情的高温里，把语言的杂质，都蒸馏掉吧！”虽是一首小诗，也无不凝聚着诗人的深沉的思想结晶。把《神奇的窗子》仅仅看作一首童话诗，那还只是看了它的表面，这首诗的点睛之笔，可说在于“我”的“美丽的梦”，即作品的最后一节：

我梦见

我这开向明天的
神奇的窗子
变成了
什么都能看见
什么都能听见
什么都能感觉到的
我的嘴巴
我的鼻子
我的耳朵
和我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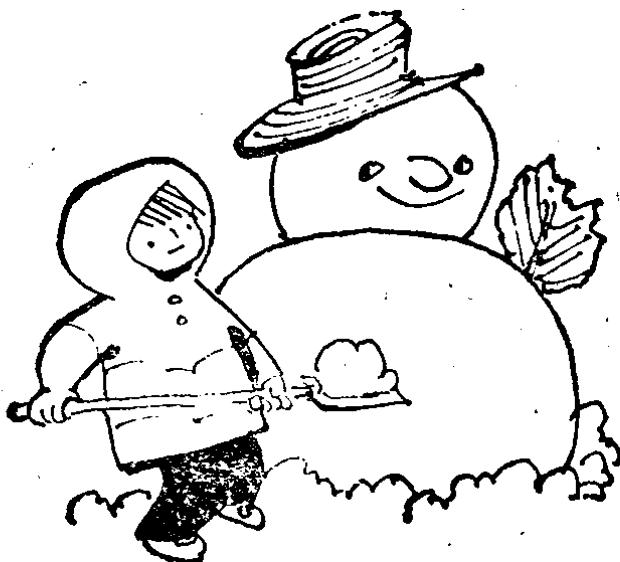
这里，作者通过诗的形象向我们指出：今天，我们凭借这扇神奇的窗子，来吸取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而不用多久，我们将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去认识世界的以至宇宙的一切。“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听见，什么都能感觉到”，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可是，要达到这一境地，并非易事。诗人一方面热情地给我们描绘了美景，一方面却又在那儿深沉地吟哦：这神奇的窗子是画的，这美丽的变幻也只是梦境，这一切并非眼前的现实。要“打开一个窗洞来”，去勇敢地拥抱世界，果断地接受新鲜事物，都还有待于思想的真正解放，有待于大伙儿的一起努力。——而这，也许才是这首小诗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所在。

最后，顺便说一下，圣野同志的诗歌作品，多用白描手法，以简洁的笔触，勾画出所要描述的诗的意境，要约而写真，清新而隽永，形成诗人自己的艺术风格。只是有时似乎

不大讲究诗句的节奏和韵律，这也许是更有利于诗句的自然抒写，以避雕琢之弊。但是，如果在“自然抒写”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到诗句的音响、韵律，这样是否会**让**诗歌作品更好地发挥其所长？我想应当是的。尤其是写给孩子们读和听的诗，更是如此。当然，讲究诗的节奏和韵律，不能勉强从事，刻意求之，否则难免会产生以词害意、以韵害意的弊病。

1979年1月25日



一朵色淡香浓的小诗花

——读田地的

《溶溶搭积木》

田地同志的《溶溶搭积木》（载《小朋友》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是一朵色彩素淡然而馨香沁人的小诗花。

搭积木，是十分常见的儿童生活现象，特别是学龄前儿童，很喜爱这项活动。过去见过一些写孩子们这方面生活的儿歌，表现手法甚至语言好象都差不多，无非是“搭座钢铁厂，长大去炼钢”，“搭台拖拉机，将来去耕地”之类，看多了，就感到没有多大意思。

田地同志的《溶溶搭积木》，也是写的这个题材，但不落陈套，写出了新意，读起来很有味道。

“溶溶搭积木，搭了四间房子。”作品以此两句实写起首，开门见山，干净利落，同时也为引起下文张本。作品紧接着通过一问一答，饶有情趣地、一步一步地揭示了溶溶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搭了四间房子”，“给哪个住？”设问相当自然。溶溶的回答，则是既合情合理，符合他的“身份”，又表现出他这样年龄的孩子所特有的纯真和稚气。“一间给爷爷和他的书住。”——此句趣味横生，令

我拍案叫绝！显然，这位知识分子“爷爷”经常读书，摆弄书，也许还经常把书里的有趣事儿或好听的故事讲给溶溶听，因此，溶溶在“分配新房”时，自然要把“爷爷”和“书”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住”，因为在溶溶心目中，“爷爷”和“书”是不能分离的最好的朋友。在这里，溶溶无意中把“书”拟人化了。只有作者对孩子的生活和心理有比较真切的观察、了解，这样的妙句，才能“随手拈来”。“四间房子”分了三间，“还有一间”给谁住呢？溶溶的回答是：“给没有房子的人住。”这个溶溶，不仅是可爱，而且是可敬的了。见到这样的小朋友，谁不想亲一亲他的小脸蛋！

诗到此本来已经可以结束，即在“还有一间啊，给没有房子的人住”处收住。不料，作者最后又来个“异峰突起”：

溶溶还要搭
很多很多的房子
给大家住。

这个结尾，对上文的思想，又有所补充，有所发展，整个作品的立意因此而更上了一层楼。这样的结尾，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锦上添花”。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句。一般给低幼孩子们写的儿歌、儿童诗，歌谣体较多，即多为“五言体”、“七言体”、“三、三、七”，其好处是顺口、易诵、易记。但我以为，也不妨写些“儿童自由诗”，这种诗，句子可以不那么整齐，节奏和韵脚，也可不必如歌谣体那样要求严格。这种诗，只要写得好，孩子们也会欢迎的。田地同志的这首诗，我以为就是这样的一首“儿童自由诗”。

欣欣向荣的小百花园

——一九八〇年儿童文学创作概谈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儿童文学重新恢复了生机。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在江西庐山召开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以来，儿童文学创作发展较快。一九八〇年，全国共出版少儿读物二千种左右，其中文学读物约占三分之一，比一九七九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批老作家和中年作家创作和发表了为广大小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一些青年创作新秀脱颖而出。儿童文学出版机构进一步健全和加强。继天津新蕾出版社之后，我国又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于本年成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的园地进一步扩大。一九八〇年新创办的儿童文学刊物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朝花》，天津的《童话》和《智慧树》，湖南的《小溪流》等。《贵阳晚报》创办了《童心》副刊。各地报刊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质量提高。儿童文学这个小百花园，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诗　　歌

一九八〇年发表的数以千计的儿童诗歌，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好，又颇富儿童特点。《诗刊》五月号在《唱给孩子们的歌》的总题下，发表了一个儿童诗小辑，共收二十五位作者的三十多首诗。叶延滨的组诗《那时，我也是孩子》，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的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得十分生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四人帮”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强烈憎恨。金波的《老爷爷，您一定还记得我》，是一首抒情色彩很浓的小叙事诗，儿童心理刻画得细致、真实，在并不复杂的情节的描述中，洋溢着浓郁的儿童情趣。金逸铭的童话诗《小兰兰和未来爷爷》，饶有风趣地表现了生活在“四化”建设新时期的孩子，对未来的天真的憧憬和向往。刘征的《螃蟹拉网》、高洪波的《小水獭造屋》，采用寓言诗的形式，通过容易为孩子们理解的形象，揭示出某种生活哲理。刘崇善的《心在哪里》，激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要象“小溪”那样，“不怕嶙峋怪石阻拦挡道”，“不停地向远大目标进发”，寓教育于凝重的抒情之中。其他如于之的《树》、黎焕颐的《小花》、陈满平的《洒水车过来了》、荆其柱的《大海的请柬》等，也都写得清新明丽，童趣盎然。我国另一个诗歌月刊《星星》，本年在《大朋友唱给小朋友的歌》的栏目内，也发表了一些较优秀的儿童诗。

纵观一九八〇年的优秀儿童诗，其内容无论是欢乐和痛苦的童年回忆，表达对老师的崇敬和热爱，还是对少年儿童

优秀品德的歌颂，对祖国大好河山秀丽风光的赞美，形式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科学诗，还是童话诗、寓言诗、散文诗，它们共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比较真实和生动地反映了孩子们对生活的感受，从而展示出他们丰富而又天真无瑕的心灵世界，抒发了他们对各种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向往之情。例如宁宇的《大海的歌》、圣野的《礼物》、聂鑫森的《字典大楼》（分别载《少年报》第六五五、六五八、六七四期），孙友田的《我要演一个童工》、金蝉的《马路边，站着一位盲阿姨》（均载《儿童文学》第二期），吴民卓的《少奇爷爷，原谅我吧！》郭蔚球的《青春与理想》、练真的《老师，您好！》（分别载上海《少年文艺》五、六、十月号），雪兵的《春天》（《人民日报》六月二日），王建一的《在静静的课堂里》（《儿童时代》第二十四期），田地的《溶溶的故事》（《榕树文学丛刊》第三辑），徐杰的《桂林芦笛》、王一义的《钱塘潮》（分别载《少年科学》第一、九期），以及柯岩为小画家卜镝写的数十首题画诗（《诗刊》和《北京文学》五月号、《榕树文学丛刊》第三辑）等。

在儿童诗创作上，张秋生和聪聪是两位勤奋的中年诗人。粉碎“四人帮”以来，他们分别出版了六本和四本儿童诗集，一九八〇年又都有不少新作发表。张秋生本年出版了童话诗《小肥鸭救伙伴》（广东人民出版社）和科学诗集《奇怪的邮递员》（江苏人民出版社）。聪聪本年发表儿童诗近五十首。徐刚、雷抒雁、吴珹、李先轶、陈官煊、水飞、纪宇、王怀让、文丙、程逸汝、谢采筏、季振邦、李少白、金瑞华、陈宴等诗人、作者，本年内也创作、发表了一些优秀儿童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本年出版的《袁鹰儿童诗选》，共收诗人二十多年来写的六十余首佳作。作品内容丰富，时代气息强烈，艺术造诣较高。任溶溶于本年出版的《给巨人的书》（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他写儿童诗以来的一个选集。作品构思新颖，想象丰富，形式活泼，以大量口语入诗，几乎每首都是一个新奇有趣的小故事。建国以来曾为孩子们创作和发表了一千多首诗、出过十几本儿童诗集的诗人圣野，本年又有两本童话诗集问世：《神奇的窗子》（四川人民出版社）和《竹林奇遇》（河南人民出版社）。圣野的童话诗将“童话”和“诗”融为一体，语言朴素自然，不少作品都有奇美有趣的情节。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儿童诗集中，中年诗人金波的《会飞的花朵》（四川人民出版社）是颇有特色的一本。诗人十分讲究以流畅精炼的语言，刻画容易为儿童想象和感触到的诗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又往往映现在一幅幅雅丽感人的画面之中。集子中许多诗作，写得情景交融，意境深邃浓郁，焕发出儿童诗特有的艺术光彩。金波在本年还出版了一本深受欢迎的儿童歌词集《林中的鸟声》（新蕾出版社）。本年出版的较优秀的儿童诗集还有张寿彭的《向早晨问好》（少年儿童出版社）、韩静霆的《月琴弦的传说》（陕西人民出版社）、孙华文的《雪山下的小河》（甘肃人民出版社）、李冰牧的《兔哥仨种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

小　　说

一九八〇年儿童小说的创作，较之往年又有新的进展，

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题材进一步开阔，生活气息较浓，许多作者十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按照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结构作品，使人读后感到有一股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量。

本年发表的短篇儿童小说中，相当多一部分是以学校生活为题材的。学校是少年儿童的主要生活场所，因此孩子们十分喜欢反映学校生活的作品。这方面内容的优秀短篇小说，如邱勋的《三色圆珠笔》（《儿童文学》第五期），陆静芳的《她配戴团徽吗》（上海《少年文艺》一月号），高春丽的《教室里面静悄悄》（《中国少年报》一一七五期），寇德璋的《真没想到》（《儿童时代》第二十期），任大霖的《校门口来了个“要饭的”》（《少年报》六九九期），杨振文的《比》（《小溪流》第一期），此如等等，发表后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不少短篇小说不仅有生动的故事，而且很讲究在情节发展中刻画人物，从而使各具性格特征的少年儿童形象活跃纸上。这是本年短篇小说创作有所提高、有所前进的显著标志之一。例如王安忆的《小蓓和小其》（《少年报》六五七期）中的小蓓和小其，赵惠中的《海滨的营火》（《朝花》第一期）中的吕霞，田峰泉的《封海令》（上海《少年文艺》十二月号）中的王小海，马光复的《妈妈，我不走……》（上海《少年文艺》九月号）中的叶丹丽，程玮的《两个话匣子》（《儿童时代》第十一期）中的方小滨和朱伟伟，胡奇的《“佐罗”的一场争吵》（《儿童文学》第四期）中的明明，肖育轩的《烛泪》（上海《少年文艺》十一月号）中的温龙等等少年儿童形象，都描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真实可信。